



黔中程式

文所馮時可撰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詩人願諸臣之效忠于君而久道以安民也蓋
民安則天下安也而臣子以是望君其忠矣哉
宜詩人為後王願也且夫世不常治而時尤易
失此盛世君臣常相儆而精神常相通也是故
修德任賢而綱紀四方君既勤而民亦墜矣乃
百辟卿士猶以為國之危也由于民之勞也而

異日利三
民之勞也。由於上之懈也。故臣之心常切于君。而憂盛危明。以用其愛。則必使君之心常通于民。而持盈保太。以圖其終。居至尊之地。則志意易肆。威儀聲譽。得如始乎。惟願君勿懈于進修也。而令聞令望。昭然如天地之不息。當衆欲之攻。則間隙易乘。率由羣匹。果如初乎。惟願君勿懈于延攬也。而無怨無惡。顯然如日月之無私。王心常覺。而四海之內。可以坐照。不愆不忘。所以裒席我生民者。與君福相無彊矣。微臣何幸。

而永承夫燕及之休。耶聖心常流。而萬邦之遠。可以默化。為綱為紀。所以奠安我黎庶者。與君身相寧謐矣。微臣何修。而永迓夫太平之盛耶。是蓋君民相為感通。而天人相為默應。君志定而民心安。民心安而天命固。此忠臣愛君之至。而後王莫大之福也。吾王宜民宜人。之治萬年。一日矣。抑鳧鷖假樂。古人燕樂之章也。其始曰宜民宜人。其末曰不愆。曰攸暨。成周所以為有道之長者。心乎民也。苟不心乎民。而徒慕不愆。

之名。則若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者。亦謂之能保治乎。直入其本曰。聖人周文公曰。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詩人即前王所以承命者。而推後王之能保焉。蓋文武以德受命。周之盛王也。非成王之善守孰能保哉。且夫王者有業。以靖天下也。其創之者以心。而守之者亦以心。心不盡而業斯替矣。我成王之繼二后何如哉。蓋天監在下。而有命

既集。在文王以明德受之于先。在武王以明德受之于后。而所以靖之者。后人責也。惟我成王念盛美之難繼。而每勵夫無逸之衷。思治安之難保。而常切夫其勤之念。天命無外。非隘德可以基也。自夙而夜。所以承藉之者。其德宏以深焉。天命無間。不可以淺德基也。自夙而夜。所以負荷之者。其德靜以密焉。惟其宥也。則聰明弗作。而能繼續其業。以盡吾紹述之心。惟其密也。則神理弗遺。而能光大其業。以慰吾續承之念。

異中利五
禮樂既興與天下相安于禮樂也天清地寧熙熙然寧謐之化遺于今矣法度既定與天下相順于法度也民恬物阜雍雍乎日靖之風遺于我矣昊天有成命不其永保之乎是則文武以心而創法此命之所以受也成王以心而守法此命之所以保也命不于常視我心焉耳履帝位者念茲哉抑執競之詩頌成王也曰斤斤其明而此曰基命宥密斤斤者其迹也宥密者其心也詩人所詠不獨其迹并其深微之意而傳

之然則當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蓋執簡操筆而成歌詠者皆聖人之徒也于是見成周之盛

論

正心爲天下萬事之本

善治天下者不以天下爲也握天下之要而已矣蓋人主者天下所環拱而耳目之者也其窺我者甚衆所以用其窺我之術者甚密而我心少有所偏則不待發于音聲形于笑貌而天下

得以識我所向。夫惟有以識我所向。而緣是以誘我。則必墮其術而不自知。是之謂以物為主。惟正吾之心。則我能先天下以用其察。而天下無所用其窺。是之謂以我為主。物為主則汨沒于萬物之中。而何以理物。我為主則超然于萬物之上。而物自可正。此所謂握天下之要也。善哉。朱氏之言。正心為天下萬事之本也。蓋世主之治天下。有粥粥焉。後耳目以當轆轤之衝矣。而不知耳目之用。為用也未。十里之間。而耳不

能聞。惟幡之外。而目不能見。其以彌被八圻。盈塞九有。若之何哉。惟心者。徹乎天地。通乎神明。洞乎晻昧。貫乎遠近。先後千變萬化。無不本焉。固道之窾係。而治之樞紐也。然而出入無常。動靜靡測。著者或微。安者或危。未易正也。而在人主為尤難。蓋天下之物。可喜可玩。而足以動人者。日紛紛于前。而天下之人。求進其喜玩。以使吾之悒慕。不舍者。日相逐于左右。不特冶容珍味。藻繡彫薨。為然而。凡所以移易吾意者。莫不

未形而爲之啓。當先而爲之逢。旣事而爲之遂。已謬而爲之文。而吾不能正其心以待之。則邪壬之伏。其中于心也微。而其植根也膠。而難解。苟一不解。則微者或橫潰而著矣。根者或引蔓而枝矣。至于潰且蔓。則雖有賢人君子以維持而匡弼之。靡益矣。故夫心之不可以不正。而正之爲未易也。夫冶容珍味藻繡彫薨。猶其末也。是數者可以誘中主。而不可以誘聰明之主。惟天下之攻于誘者。雖聰明之主。而有所不能避。

其術至于不能逃。其術則雖不正。而不自知也。是故心向于治。若正也。而或申韓之偏見。藉以入也。心向于學。若正也。而或公孫安石之曲學。藉以入也。心向于文。若正也。而或徐庾之淫艷。藉以入也。心志于事業。若正也。而或桑孔之財利。衛霍之武功。藉以入也。何也。彼數者之欲售其術。而恐莫售也。必張虛美。飾小效。以薰吾心。而快吾意。俾吾眩于其美。而惑于其效。自以爲治。平無事也。于是廣侈其志。厭縱其欲。而冶容

珍味藻繡彫薨之類亦且浸淫而至至于橫潰而不自覺不知天下之實禍隱憂于茲醞釀矣其始也欲為上主之所為而其繼也乃為中主之所不為雖粥粥于耳目不過帷幃之間十里之內自為治耳天下萬事孰得其當哉蓋能正其心則我之聰明為我之用而權自我握不正其心則吾之聰明適為邪壬之資而權不屬于我矣聖主知其然也不求正于天下而求正于心精之一之克之復之無日而不珍攝無日而

不完養不使有一毫之妄念邪動以累我虛靈之天幽獨燕閑之中而若對上帝若趨宗廟女謁近習之前而若見法家弼士父兄師保紛華波蕩可以馳逞之際而若百官六軍萬姓之列于傍而議我也無晝夜無久暫如養珠如抱卵如捧盂水而方寸之地不為五官百骸所勝矣然猶懼其或陷于過失而不自知也委任輔弼廣開耳目而凡其一職一事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而係于人主之心術者莫不統于冢宰焉

虎賁綴衣。不以為細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醯醢。不以為微物也。掃灑縫染。不以為賤職也。幄帟次舍。不以為小事也。要皆制以有司之法。而俾吾之舉動有所礙。而不敢自恣。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無敢有蠱吾之心。術以浸淫于政事。如是則天理盎然。充滿具足。無欲無惡。無偏無黨。兼陳萬象。懸衡其中。而天下之聽唱而應。視儀而動者。孰敢不正。縱有險壬之伏。不待察而若望參表矣。是故申韓不能

惑而天下靡慘刻之害也。公孫安石不能迷而天下靡紛更之害也。徐庾不能蕩而天下靡淫麗之患也。桑孔不能謀而天下免推剝之患也。衛霍不能奮而天下免骨白燐青之患也。由是修制。則禮樂昭明。由是稽績。則品式周備。由是布澤。則湛恩靡鴻。由是詳刑。則獄訟清簡。群辟搏心。揖志以象。其指庶眊。矯手頓足以詠其澤。而天子者。惟端委恭已而已。不出閭闕。不離表著。而經緯乾坤。衡鏡宇宙。外運渾元。內霑毫芒。

以至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靺比女。此心無所不達。而莫敢有矯命而雄行。睨視而跂望者。豈非以其能握天下之要。與斯義也。惟古之聖帝明王。為能之。彼其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心行者乎。故夫號令之所不至者。德或至焉。德之所未至者。心或至焉。由心而達于天下。如影響矣。苟不得于心。而徒有經天下之具。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善文章也。亦何能勝其任哉。嗟夫。

正心之道。未易言也。蒙鳩之巢。加于茗而易折。射干之莖。產于山而增長。所託者然也。人主之欲正其心。亦慎所託而已矣。故親近大臣。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正者之易淆。此尤要務也。嗚呼。以虞舜之濬哲。而益戒之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以湯之聖敬。而仲虺告之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何者。至治不以賡歌率舞。遺諤諤之言。至誠不以顯號鴻業。惰冥冥之行。此明盛之極也。天下萬世之所以治安也。

出表下萬世之流以成安也
至編擬大學士丘濬疏陳時政二十二條

上嘉納何者至治不以貴者率其貴者
親賜批答謝表私治五年

弘治五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濬伏蒙
皇上批答臣疏時政二十二條即

命諸司議行謹奉

表稱

謝者伏以

天啓

宸衷俯納涓流之

獻雲騫

睿藻仰承

華衮之褒砥砭託質于

琳瑯瑩燭分光于

奎壁榮流昂鉉

寵溢衿紳徵

畜德之日新宜豫鳴之雷動臣濬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臣鄰弼輔。

獻納為先。

密勿經綸。時務為大。然必

上能集思而廣益。斯下乃補闕以匡違。衢室闢

于堯年。嘉猷罔伏。明臺開于黃序。庶績其凝。

惠哲安民。臯謨夏室。聰明憲帝。說訓商廷。鐘

磬鼓鞀。古風既遠。表啓章疏。故事徒存。奏牘

三千。惜俳優之見畜。陳篇五百。恨左校之旋

天輪。阜囊切論于金商。難彌鼠社。彤史昌言于

白虎。莫止龍漿。鳳袞一箴。景德之天書益侈。

麟臺七驗。巴陵之地。道猶開。若漢肅之嗟嘆。

四巡。徒耽鞶帨。而唐宗之揄揚三傑。無籍珪

璋。豈如

聖朝躬親

曠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正堯仁舜智。

禹儉湯寬。

得一神疑建中和于

五位。

吹萬情辨敷化育于兩間運

乾剛首屏黎園之技廣

聖德旋寬豸史之囚鞅鞅窮天。

念猶虞夫逸欲琛維盡地。

慮尚切乎綢繆。

褒守陳講學聽政之言虛同止輦

納王恕召見專對之議速如轉圜臣猥以疎

庸荷蒙

甄植一生仕宦常切太乙之藜六轉官階不

遠

玉皇之案。

青宮進秩已誇曳履星辰

紫府叅衡尤訝宣麻雲漢循涯非分報

寵何階課吏考功慙無殿最之可錄閉邪陳善

卧齋心冀膏澤之潛滋伏念弘治改元之年同

天竟符洪武戊申之歲。

天意不偶

祖德宜承顧惟世運難值乎雍熙而君心每懈
于閑暇虞夏已上居萬乘以爲憂漢唐之
衰處其憂而爲樂衣初失戒撓國步于因
循桑土後時溺王綱于姑息滅泉星火爲
幾甚微而滔襄燎原其禍遂侈往車既折
來軫當防茲者彗星屢耀變類宋災異鳥
三鳴災同漢羽二儀高下或爽其常五行
僭差孰思其咎荷

祖宗之德澤固無他虞感
天地之咎徵宜釐庶政謹馳精而測蠡勉綴說
字以續貂遊日西京法賈生之處平而涕世
眷言東國宗郎覬之躬盛而弼君罔羅數
帝更百餘年條陳二十二事疏縷至細合緯以
成幃菽粟雖微積廂而盈廩酌三度五鎔
成墳典于毫端得一慮于執契繩于掌上設
爲問答誰似墨卿之虛擬諸形容豈若齊
諧之謬脣吻或滯肝膽必傾寧練治而寡

文不工。文以疎治。隄防無隙。庶藉是以彌

灾。

旒纒有裨。或緣茲而永命。

聖功常習。似芹獻之無需。

帝度益弘。乃葑采之罔棄。

文含玉律。映白簡以騰輝。

字吐銀鈎。照丹衷而動色。謂時弊其切中。實

天出治道所當先。寸矩盡方。可以達之天下。一

由宗車成轍。遂欲式于萬邦。蓋惟

心若靈谷之虛。故微聲即應。

襟如澄川之朗。斯雜象畢陳。臣敢不仰體

睠懷。俯修舊植。細甃

鳳尾。繼白馬之危言。

清問螭頭。追紫荷之舊貫。事關

君德。不以咎小緘詞。政係蒼生。敢以機微杜口。

伏願

戒惕六馬之馭。

怨謹三人之圖。

儲精穆清。玄珠自運。

垂神朝宁。太阿獨持。

審鵜翼之在梁。名器必慎。

慮繭絲之罄地。財用無靡。來鵠轉龍。斥西方

緣業之論。飛鳧度鶴。絕東海謬悠之徒。匹

佞不留。金鏡無夷。其冶一壬。必掃玉燭。永

垂其光。儒館

獻歌。宛如黃虞之代。戎亭虛候。常若

祖宗之時。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策

問天人之際其難言也久矣漢儒謂天心

仁愛人君且以諸福之物歸之政治所

感言鑿鑿近道也唐虞三代邈不可尚

自漢而下英君繼作中間謹畏天戒軫念人窮者炳烺史冊歷可攷鏡不識於古帝王之道亦有彷彿其萬一者與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開基

成祖文皇帝嗣統綏化其祗承

明命與夫籌畫區寓之實載在

政要諸書者可觀也

列聖相承授受一道追我

皇上躬操神明

嗣登大寶十載于茲所以奉若

天道子惠困窮者固足以衍億萬載無彊之福

矣邇者星象垂異四方水旱屢

奏公車乃

上下禱祀齋居減膳蠲逋賑匱視昔有加且

勅諭臣工共圖修省是其敬

天勤民之心真有遠紹

帝王近述

聖中程子
祖宗而陋漢唐宋于不足言者亦可敬陳其一
二歟又不知應

天以實中外百司將何仰答

宸衷以為

上下承休之助爾多士固效用有日者願盡言
之其勿讓

天。天人之際。所以相感者。氣也。所以相孚者。心也。蓋天地合和。陰陽陶化。運氣以生人。而未始不乘人以宣氣。故其儲與呼吸。包涵品彙。

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附醞釀。順之則祥。逆之則害。而其機則係于人心。人心形也。天象影也。人有此心。天有此應。凡天之變。皆因人。心而發焉。宣焉。形而影之者也。故匹夫庶婦。精至則昊曠通。衷確則神明鑑。而况天子建中和之極。

身為人神之

主而不求天于天。而求天于人。不求天于天。而求天于人心。範天地之妙。其精神情性常與造化相流通。

若桴鼓然者。固其自然之理也。是以明主不求天于天。而求天于人。不求天于事。而求天于心。求天于天者。失之虛。而求天于人者。得其實。求天于事者。或有遺。而求天于心者。無不慎。是故災起而必虞。災消而不懈者。聖帝

明王。所以常慄慄也。非

今日之隆。其疇望哉。甚矣天人之際。難言也。箕子之陳洪範也。以五事而配五行。欲人之

每事致慎也。孔子之作春秋也。紀災異而畧事。應欲人之無所不慎也。漢儒之說。失于附會。而獨董子之言。近乎理道。其曰天地之變。大者為災。小者為異。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乃天所以譴告人君。而欲其恐懼修省。此言天所以感人君也。又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而遠近莫敢不一于正。則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此言人君所以感天也。斯義也。箕子之遺意也。古之帝王。所以祈永命而臻

上理謨神明而規卓遠者。用此道也。三代以後克畏天戒。蓋亦有作焉而未至也。是故文帝加養老之錫。蠲田租之半。庶幾成康矣。而沿祀五時。惑于鬼神。吾無取焉。章帝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無愧長者矣。而鹽鐵猶擾吏多不良。世或惜焉。唐之太宗。廣納諫之路。輕捕盜之法。外闔不掩。蓋有由也。而慚不克。終是其失也。宋之仁宗。罷玉清之苑。却西蜀之錦。享國長久。非無自也。而武事不振。是其小。康而化。僅補塞。洪惟

太祖高皇帝重闢

乾坤。立萬世不拔之基矣。而猶兢兢焉奉大寶于盤水。桑林露禱。法湯之虔。

南郊戒飭。遵文之敬。因雷震而

赦罪。因旱灾而

賜租。是其求

天子

心。非以聳觀聽也。

成祖文皇帝再造區夏。培萬載無疆之業矣。而猶業業焉。御六馬于朽索。

親近儒臣。杜絕女謁。

表章六經。却請封禪。因歲饑而贖子女。因殿

灾而求直言。是其求天子

心。非以飾儀文也。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追我

皇上茂齡

踐阼。獨運神明。左圖右書。朝經暮史。

孝養

兩宮

躬親庶政。以是

明德耀乎中夏。

威靈揚乎四荒。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左右肅艾。

以象德。臣鄰恪恭。而錯采。可謂至盛極治

矣。邇者星象之著。水旱之

奏未爲大灾極害也。而鯁鯁焉

慮失念咎。克自抑畏。

動色于四。朝宁。以正夫。垂思于

深宮。以正其幽眇。逆釐三神。順修八蜡。蠲

內帑之金。停司農之稅賦。醫藥

賜。搢。加精致誠。

勅諭臣工。紬繹咎愆。是其求

天于

心。猶夫古帝王也。猶夫我

祖宗也。而執事猶欲中外百司仰答

宸衷以爲

上下承休之助。顧愚不足以及此也。抑嘗聞之

矣。天道至大。不越于五行。星者五行之精。故

天戒重于星氣。水者五行之本。故地沴重于

水泉。是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

象地。是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

象地。是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

象地藏病則氣色見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
貌。顧人常遭病則常思保畜而命因以延。國
常遇災則常思戒懼而國因以永。董子謂天
心仁愛人君因其有失而譴告之愚以為
天子

皇上非咎其有失而譴之乃虞其或懈而告之
也。蓋泰久則瑕類潛生治極則蠱壞從起是
上天所慮而災異所為動也。譬之父母于子當
其盛年雖無疾病而必丁寧告戒者慮其易

溺于欲也。夫天子人君其有失而告之者仁
愛之淺也。其未有失而告之者仁愛之深也。
而人君于天求之于事者敬之末也。求之于
心者敬之至也。

天之愛我
皇也深而我
皇之敬

天也。至則弭災致福不足言矣。而愚獨慮夫百
司庶府所以仰承

聖意者。未敢謂盡得其人也。近讀
詔旨有曰各處有司不體

朝廷德意。往往刻虐博名。歛怨大哉。

王言鏡萬里矣。蓋

朝廷因名以察實。而臣下或舍實以眩名。故
破觚斷彫之意失。而東濕促柱之風滋。自
今言之。萑苻之聚。所當緝也。或急于滿品。
得無有弗察嚆矢。而指鑽隙為探丸者乎。
繭絲之辨。所當程也。或恐其負最。得無有

弗勤撫字。而工箕歛為幹局者乎。贖緩所
積。應徵鮮矣。而脂膏自任。得無有繁接楫
以空杼柚者乎。廐置所需。從裁節矣。而賓
客求稱。得無有陰掎剋以飾厨傳者乎。凡
此皆默損于民。而陰傷夫氣者也。夫天之
與人。心之與氣。相為感通。歡娛者。生長之
氣也。民心歡娛。則是氣應焉。而為瑞。愁慘
者。衰痿之氣也。民心愁慘。則是氣應焉。而
為灾。故

明君

聖主煦育蒼生。富壽康寧。各滿願欲。常使其歡
娛悅樂。此祈

天永命之要術也。而要之不難致也。鼎之載水
也。厝之以薪而斯沸。釜之載湯也。參之以
水而始平。今百司庶府。所以轉移念慮以
佐

皇上之承休者。譬如止薪加水。無難也。而我
皇上秉靈體。睿亦不必有加於昔也。猶之殖焉。

既培莖之。又日漑焉而已矣。猶農之有畔
焉。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而已矣。誠念

祖宗之遺訓。鏡理道之要原。倚毗綸扉。廣闢言
路。崇至仁。行凱易。却鶴列于麗譙。去徒驥
于錙壇。察淫侈之華譽。褒悃愍之實能。威
稜立而不厲。聰明先而不眩。法令察而不
苛。政事修而不競。以越三五。以規億萬。則
五氣式序。九扈荐登。彗為含譽矣。水為醴
泉矣。旱為薰風矣。皇皇乎丕

天之大業
天其能違之哉

問文章之作所以經世帝王之文載在六藉當時臯夔伊傅相與謨謀于廟堂初不言文而吐辭為經垂憲萬古蓋政與學未相析也自戰國以來天下馳騫于戰功儒術既絀獨齊魯之間學者不廢於是始有以經生稱若申培公濟南伏生之流者焉而政與學析為二矣司馬

遷班固各有儒林循吏傳而范曄之作後漢書又分儒林文苑二傳業儒者務經術業文者尚瞻博是學者又自相析而與政事為三也魏晉以來崇飾浮競祖述虛玄陵夷至于梁陳之綺靡文儒之業幾墮于地唐興而陳子昂李白力追古詩韓愈氏力追古文自是詩文始各有擅長者而文苑之中又相析矣曾王歐蘇衍韓氏之流者也至周程張朱

出而皆以土苴視之。自今觀之，韓歐之徒豈無一言幾于道者？與今之學儒者稱程朱學文者稱史漢學詩者稱盛唐各就其質所近而終不如古人者何？與其出而應世，亦有俾于治理者，否？諸士必有心知其意者，其究言之。

文章之與政事，非有二也。皆以神明為主宰，而以理道為本幹。由神明而研之，則體物賁藻，而莫非政也。由神明而措之，則砥功炳業。

而莫非文也。不然，離文以言政，而政為粗迹，離政以言文，而文為靡詞。是皆無得于道，而弗窺夫神明之奧者也。是故古之學者，文與政出于一，而天下之治隆；后之學者，文與政出于二，而天下之治入于弊矣。請因明問而悉其說，夫文何始乎？肇其象于天地，而洩其秘于庖羲。自太極而分之奇耦，自奇耦而形之字畫。自此以往，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神明之用，不能已，而文章之變，遂不可窮。故

叙詔倫則。敷宣禮樂。布施刑政。張皇師旅。與夫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先天下而開物。后天下而成務。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事也。臯陶尹傅。謀之于廟堂。而為謨。垂之于紀籍。而為經。萬世而下。讀之。猶窺見其神明焉。所謂古之學者。文與政出于一者此也。至于戰國。暗于大道。而驚于事功。其顯者。工。押闔翕張之術。而不遇者。逞誕妄恣睢之談。離析堅白。移易充虛。非毀先王。眇末宇宙。儒

術既誦。而秦虐斯張。經為驪山之焰。而儒為溫谷之瓜。于是世之衡柄。一切歸于法吏。碌碌乃筆者。攘臂于時。而言道德者。溺其職矣。迨武帝表章六經。置立博士。學士大夫始出于此。離之餘。而掇拾其煨燼之緒。家傳師授。若禪天球然。而與吏道闊遠矣。司馬遷之作史記。列儒林循吏為兩傳。二家之徒。互相譏駁。執徵以笑羽。而不知其同律也。執朱以憎玄。而不知其共素也。及范曄之作後漢書也。

又為儒林文苑二傳。當是時。顯承師說者。以含味竊多。目握槩為藝生。曰華丹之亂。窈窕也。優柔縛綺者。以著造自侈。鄙抱經為學究。曰瓦缶之奪鍾鼎也。蓋學愈析而愈卑矣。建安之後。道文壯節。抑揚悲哀。而太和益散。正始以來。名章迴句。詭淑靡曼。而雅道益微。迨于齊宋。士子以簡慢矯飾。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陵遲至于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不惟弁髦。于儒林即文苑。

亦。黷。螟。之。矣。陳正字出而陶洗六朝之鉛華。感遇諸作。託寄大阮。微加斷裁。而李杜之徒。暢其餘馥。遂為詩家之宗工。韓吏部出而振起八代之衰弱。原道諸篇。表裏孟揚。宏深奧衍。而藉湜之輩。疲于竭蹶。遂為文家之鉅匠。自是學詩與文者。或偏詣分馳。而文苑又自相析。何其支離也。宋興百年。而文章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典忍紕陋。故歐陽氏樹獨幟于旌墟。而二蘇曾王奮鞭弭于廣陌。或紆

餘而委備。或標鷲而奔放。或汪洋而澹泊。或雄壯而俊偉。一時之文。號為復古。夫其散而變也。亦稱一時之縣解。然皆研精于文。以窺神明者也。非由神明而達之者也。故于道也。舉其偏。而或遺其全。得其似。而或遺其真是。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于用也。自周程張朱之學興。而諸子之稱雄于藝林者。失其馳驟矣。蓋周子之標理于極。而推功于靜。程氏之性無內

外。而動靜皆定。張氏之理一。而分殊。朱子之居敬以窮理。皆體乎神明以立言者也。非研精于文。以窺神明者也。惜乎未盡其用。而政與學之出于一者。未見也。至于今。則途愈多。而實輸。其取名愈高。而散愈滋。學儒者。執符于程朱。而合契于孔孟。自以為路。鼗之出于土鼓。而篆籀之生于鳥跡也。顧拾其咳唾。而未窺其要領。甚至糠粃經傳。而託迹于性命之說。眇末器數。而借口于解悟之宗。是陽附

于宋儒而陰趨于釋氏者也。言文者揮霍詞場。莫不謂權輿于史漢也。然矜激單辭。求工片語。體裁或失。而精機弗吐。是奴役于班馬。而非後班馬者也。言詩者。啁吻升壇。莫不謂橐籥于盛唐也。然亟于研鞞。而薄于情致。不病而顰。無從而涕。是假借于李杜。而非宗李杜者也。是何也。惟其舍堂奧而求諸藩。忽神樞而執諸象。以故途遵上乘。而不免邯鄲之步。人握夜光而空爲合浦之還。其出而用世。

也。談儒業者。高視而闊論。不知有習俗之宜。懸斷而輕臆。不知有盤錯之變。其於世故何益也。談詩文者。放浪形骸。不知有禮度之守。傲倪今古。不知有文法之繩。其於理亂何關。也是數者。方其風之初扇也。憂在人而不在世。及其風之既熾也。憂在世而不在人。有志於世道者。所當挽其流而亟反之者也。反之若何。曰求其本。覈其實而已。六籍者。政與學之本原也。今佔俾之徒。剽其外郭。而昧其中。

肩一釋芒屨。則厭飫于李杜之糟粕。而視之反蔑如此。此不尊經之故也。諸史者。政與學之實用也。今章逢之士。窘拾其餽飮。而忽意于興衰。一離案牘。則浸淫于稗官之殘蠹。而指之為陳說。此不博物之故也。夫學術之于政治。固本原而支委也。學無實學。斯政無實政。由今觀之。其身事視

君家事視

國者。不可謂盡無其人。而以窺看為精神。以操

切射聲譽。通若轉環。滑如炙轂者。比比然也。不亟反之。治曷由善哉。而要之。非可以空言導而號令驅也。御民之轡。有所貴。而導士之路。有所先。上嗜而下食。上服而下緝。招之則呼。挽之則趨。神理一運。而象指從化。如轉閉。錘無難也。誠正本以教之。而巧偽不售。覈實以用之。而虛浮必黜。使天下之士。反夫神明而澤于理道。庶乎政與學出于一。而上古之治可復也。噫。維風起弊。仰佐

神理。

黃屋玉階之內。方飽其尺牘也。愚何幸而躬逢其盛。

問古之取士未嘗有方。或取于屠販。或取于讎虜。管夷吾之相齊。穆公之霸秦。皆然。唐宋以後。拘泥資格。自科目而外。鮮得進者。顧其得人之效。孰盛。漢平津樂安。號爲儒宗。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皆起於吏胥。乃能卓絕俊

偉震耀四海。豈務章句者之不如。習法律耶。抑上之人鼓舞之。使得自奮也。夫人固有才智竒絕而不能爲章句者。苟一之以制科。是使竒才絕智。有時而窮也。近者

廟堂屢下

詔令吏部三途並用。然卒不能大破拘攣之習。而倜儻度外之士。在制舉外亦鮮見。豈古與今異。非常之原不可施設。與抑鼓舞未盡與諸士有槩于中。其詳著以對。

善馭天下者。不離乎法。而不泥乎法。夫然後
可以盡天下之才。而成天下之務。蓋無法則
吾所以用才者。紛錯而靡所執。泥法則人所
以效用者。牽制而無所成。故法以存其大綱。
而出入變化。則常默運于法之外。以鼓舞乎
天下。使其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而無自棄
之念。然後張弛闔闢。惟吾所爲。而無不如意。
是之謂善用天下之才。

明主哲相。所以臨制海內。陶冶人羣者。率用此
道也。今夫天下之士。誠盡得調成五材。變化
應節者。以展采錯事。何虞治哉。顧稟有偏全。
才有鉅細。故聖人弘薪樵。踈網羅。俊造之秀。
固賓興于三物。而胥史之賤。亦博延于四門。
其始也。羅之甚廣。以虛名而致實用。其繼也。
任之有數。以實用而較虛名。迨春秋競雄。得
士者富。則管仲之舉二盜。穆公之舉由余。取
威定霸。亦有道焉。三代以下。惟漢得人爲盛。
而設科則廣。有孝廉賢良明經茂才。有射策

上書入貲補試。有孝弟武勇童子良家。有三老掾史博士辟召。所以抽揚小善。藏納細流。有先王遺風焉。唐宋以後。經義論策之科。代相祖述。而明經文學之選。始重矣。然郭子儀發迹于武舉。李德裕緣階于父蔭。宋琪起家于從事。呂端致身于千牛。他流亦未遺也。特科目常操其權。所以豪傑未盡其用耳。夫以儒術尊顯。至于封侯者。在武帝時。平津爲最。遇而曲學阿世。曾無顯功。元帝時。樂安爲鼎

貴。而專地盜土。且有餘咎。若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守京兆。而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守扶風。而廉平嚮正。治最三輔。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爲九卿。則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治群盜。則厲奔杜。起沮傷。賊黨震壞。是豈習章句者之不如法律耶。蓋漢所以取士。不問其儒與吏。而下所以效用。亦不自計其爲儒與吏也。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絕其

大惡。然後察其賢而爵之。程其功而祿之。勿棄于冗流之門。勿牽于庸衆之口。則彼有冀于功名。自尊其身。不敢無賴。而奇才絕智出矣。嗟夫。取士于科目。類若浮文少實。而實以樹英俊之旌。蓋其明經術。審治理。識古今興亡得失之原。故其臨事施設。多能為天下重。是奇才絕智。不可謂不盛于科目也。取士于胥史。類若樸檟瑣細。而亦以張智譎之鵠。蓋其習法律。諳獄訟。悉豪猾變化出入之情。故

其臨機應變。亦足為天下用。是奇才絕智。不可謂遂遺于胥史也。故賢在貴而貴取。賢在賤而賤取。天之生才。本無窮也。惟人君精神所注向而造化。因以轉移。三代以前。人主之精神無不向而造化之。孕靈亦無適莫。唐宋之際。人主之精神有所偏而造化之。毓秀亦若有所靳惜。故廣運其精神。所以廣造化之靈秀也。且人流之業。自古不同。精審者。歎于弘施恢廓者。暗于玄慮。猶火日外照。不能內

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假使孔明杜預而應近代之制科也。是或方軌矣。即令周勃霍光而應近代之制科也。有不蹶足乎。故制舉以羅天下之才。而亦未盡天下之才也。

國初吳訥以醫士起中丞。徐熙以吏胥登八座。其後諸科既廢。而制舉特重外。此即有跡弛之才。亦無以肩鴻鉅。故識者謂登籲之未廣。而三途並用之說。近屢省之矣。然卒未能廣德意也。有故乎。夫科貢同出學校。非若漢世

之諸科判然為二。而吏員起自刑名。亦非若前代之小技。與治無資也。迨流品既分。清濁迥別。人始批揆而蹈藉之矣。議者謂成均教養之法不具。而獨以資歷待選。則科貢之源不清。辟舉掾幕之法不行。而獨以入貲差等。則吏員之本未正。故必修大學之法。而科貢可用。遵辟舉之舊。而胥史可超。愚以為不然也。蓋銓叙人才。法所能也。鼓舞人才。非法所能也。苟華競而實遺。毛舉而瑕摘。則且失之

于制舉之內矣。而尚能羅之于制舉之外乎。故用人者不能無法。而不必專恃乎法。天下奇俊之士少。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為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于其法之外。而不為法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才也。故科貢之以資歷待選。胥史之以入貲差等。此所以待中庸之士也。不可廢也。而非非常之原。間一用之以鼓其心。而作其氣。此在

廟堂之所獨運者也。今夫道路之人與之百錢而使之趨十里。則十里而止。與之千錢而使之趨百里。則百里而止。何者利止于此。則期止于此也。不能以千里也。即與之萬錢而使之于千里也。亦必聽其自行也。乃詔之曰。趨必中采齊步。必中肆夏。必從吾指示。則雖經歲亦安能至哉。今之以貢入仕者。率以遲暮見摧。而滯迹于州郡。以吏員入仕者。率以刀筆見賤。而止轍于筦庫。是亦百里之期也。而何

能使之遠奮也。綏昨者未必見奇。任實者無以標異。廉隅飭而或見傷于一夫之頰。心力盡而或蒙咎于一青之尤。婆婆枳棘。曾不施其片喙。而望其倜儻度外。是猶以止之之道驅之也。其能乎。試令趙張數子而在也。欲施銛筭鈎鉅。其能免于俗議乎。欲使偷長受累。其能不挂于衆口乎。由此觀之。天下固有無窮之才。患在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誠挾拘攣之網。批雌黃之口。功程其所必能。情體其所必至。使天下之人。洗濯磨淬。日夜不息。而無摧沮退縮之意。則草野可以爲腹心。雜流可以衡甲乙。一介之士無所逃。而庶事無不張矣。

默中語錄

深語

吳郡馮時可著

馮子曰夫濟大事者在深哉深非密城府而固
峻函令人不可方物謂也見大則深養粹則深
見由于養君子慎其養而已矣言煩非深也動
躁非深也譽而懔毀而沮非深也迎則容忤則
忿非深也才欲人見行欲人知非深也以之計
天下而謀萬世非若人能也若夫當語而默當

動而止抑而示揚稱而寓毀談笑而藏矛戟區
區較得失于毫釐間祇見其淺而已矣吁溟渤
之深為百谷王慙以為深何幾耶

敬語

夫學始于敬敬則心能宰物而廣大不敬則物
且役心而鄙小物之中吾心者靡涯心不能宰
而反役焉馳騫不止為狂為賊矣汝欲適道敬
其後乎操之使歛凝之使定自少至老不一息
弛也太極之妙神而莫測然不離吾體視聽言

動無一不敬則百體我有道亦我有矣道我有
則熒然而明以窮萬變何所惑卓然而立以決
萬事何所靡中庸所謂素位而行敬也心出乎
位則非敬矣能素位至于無入不得何理之不
明何事之不立耶程子主一良亦此旨又曰聰
明睿智皆由此出今試求之吾肅然而莊視聽
有不明且聰乎體逸志昏細務且茫然矣其何
有于精微何有于紛拏敬非徒聚德也事上帝
饗百神理萬國施九品儼然結禴而邪王遠却

豸狼狐狸潛駝喙矣不然寂容頽頽枯木朽株
而以語敬則二氏哉

實語

天地以實理生人實者身之原也隨時隨處應
接之間靡一念不出于實德其幾乎事亦達矣
夫人心至神即豚魚之微莫可欺也而乃舞知
拂經慧辯矜飾欲以愚縉紳而啜膏液其誰為
我愚哉故有才高當世而取蹟于時者患不實
也是故君子實為貴言實不妄則啓口而人信

動實不妄則措注而人服世以巧而我以無巧
禦之則巧者莫能謀世以辯而我以無辯應之
則辯者莫能攻叔子之遺藥令公之單騎雖敵
國夷虜皎然若望參表英雄之技量固在實哉

量語

士之瓌璋奇特者每徵于量舍量而觀人靡術
矣今世所律者清操所重者直節所竭蹶而趨
之者談道以清操觀人得其梗槩乎然有忍性
閉欲以號招夫名者有始飭而終墮者有陽却

而陰納者以直節觀人得其彷彿乎然有抑于
時而激者有利于後而強者有負瑕玼而樹焉
以自掩者以談道觀人庶幾乎然有憚于脩辭
而逃者有拙于政術而逃者有迂腐詭誕而不
經者一或不察媒險士而梯貪夫矣惟無故而
加倅然而臨計筭檢察所不及而能毅然應粹
然容也是之謂量量非易能也養不至則私塞
其中私塞其中則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因天
地以遊苟得其養則胸中浩然廣大靡涯無埃

壻而不可污無局鑰而不可誘守則為操奮則
為節于道也幾乎今世之言量者吾惑焉庾惡
畜奸無納比周突梯暗韋模稜首鼠為容而已
矣以此觀人遠矣夫

度語

人主用臣百工以才宰相以度書云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言度也人心惟私則胸中知有
我而已其用才也知有黨而已至于有容則百
官萬品靡不經緯陶鑄于我之胸中用以宰天

下裕如矣故所謂度者貴其有也若模稜胡塗則胷中無一物而亦謂度哉度固天稟亦係于養夫血氣者私也理義者公也狹心而徧中者私勝也私勝則氣勝氣勝則偏偏則見一而遺其全察小而遺其大久之則為邪壬所障而曹矣苟以理義養心則此中廓然無障澄明自生其何物之不鑑天地包容萬彙內有二曜為之鑑容而無鑑白石所以歌長夜哉

思語

思者聖功之要詞之篇思無邪而又曰思無疆蓋無邪則于趣正無疆則于理精思雖無邪而或淺近焉則精微之旨必不能造其蘊為此詩者其知道乎雖然思索而若則氣暴思玄而遠則心蕩氣暴則心反為動心蕩則氣無所依非所謂內外交養也中庸曰慎旨矣哉

詩語

言而文也文而詩也生人所不可無也然古以平心而今則溺心古以贊治而今則悖治雖謂

之無詩可也非無詩也詩之用失也夫人稟靈
含德蘊之為志抒之為詩因天地之氣而聲焉
者也盛世得其中聲而和末世得其偏聲而戾
和則心平戾則心溺心平則措諸事也順心溺
則施諸政也乖故詩詞之與心術治道相須焉
而不能無者也唐虞君臣賡歌相和詩其萌乎
至周南而備矣關雎肅盡騶虞澤遐羔羊咏而
士風正標梅咏而民俗淳所謂不離日用間而
有福天下萬世意詩之至也變而列國風斯下

矣然皆以情緯物以物比倫憫時憂國思親懷
室惻怛忠厚猶存焉雖以秦聲之悍而駟驟報
主黃鳥惜才夫豈無為而作降而騷幾于怨矣
其為情而造文風之餘也降而詞人賦頌近于
靡矣其為文而造情騷之變也由唐末迄于今
波流雲委風騷蕩然矣試舉而寓目焉晶瑩璫
璨曜人視聽者累累也探其端直狀崔嵬而寫
歲蕤耳於倫於情奚當哉故古誦詩者能政而
今稱詩者不能政非詩之害政也枝葉無用之

辭溺其心則神明障而事理窒故曰詩不可無也而今無焉者詩之用失也

心語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天之命即人之心所謂德也心常存則本體見靜也湛然而未嘗無物動也融然而未嘗有物無動無靜提撕之不少急終吾身而已矣如是則太極之妙自我得而與天地之化相似一念邪非顧也一息急非顧也克之而已矣不顧則觸處皆欲能顧則觸處

皆道道無所不貫唐堯之光四表格上下虞舜之穆四門序百揆皆克此顧諟而極其心之量者也

學語

中庸稱博學孔子亦云思而不學則殆學之不
容已也至孟軻氏以學問之道歸之求放心尤
喫要哉蓋道無所緣則虛學無所本則雜人能
收斂方寸盡除慾根使志氣如神萬象畢昭于
茲而學則以聞見資吾心而不以吾心溺聞見

矣始焉而博終焉而約始焉而求終焉而化孔
孟所謂學也後之學者支離汗漫無復超悟而
矯之者遂欲糟粕經傳直窺心體彼自以為聖
人宗旨在是而昏然茫然其何底竟求之孔孟
無有也噫適國者郵濟川者筏舍筏與郵而冀
冲舉則謬悠哉

命語

人之身塞生而定矣竭蹙以趨何為哉天亨汝
而豫邀之瀆天也天塞汝而強達之逆天也邀

所可致覬所難得以之失固失也以之得亦失
也內搖其精外淪其檢欲自振得乎嗚呼鴟鳶
所爭蝸角所戰公麼耳而柰何汲汲然以為身
心病也余初在郎署時亦有滯滯之感邇年以
來義命自安不復置諸靈臺遂覺其灑落乃知
學之有益哉

神語

神於形體國之君也君明而國理神存而形固
尊生者先焉老子有云衆人熙熙如享太宰如

登春臺登春臺則有濃艷之意享太牢則有酣
飫之心是弊弊然以簪組為事養形而遺神者
也以此求生是求馬于唐肆耳其或樂藜藿之
場甘黽黽之徑為亢為異不惜世訾似于生幾
矣而猶未得也夫感丘岑而慕慕者心也覲紉
囂而厭厭者心也心有所厭則神病心有所慕
則神却莊子所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若夫玄
通合變者不然倏而躍倏而潛躍匪以邀榮寵
也潛非以逃虛空也依乎天理任其至公放心

於天地之間悶然而操汜然而辭辭而不悲操
而不慄雖階雲飛藻而奚染乎塵垢雖歛迹銷
聲而奚淪于枯槁無得也無喪也無不通也而
無不適也譬之風然如叱如咄如噓如吸如于
如喁聲生於所激而不自為聲譬之雲然如鶴
如羊如波如石如樹如人形生於所遇而不自
為形若此者其體妙其心玄憂患不能入而邪
氣不能襲所謂衛生之經也

天以靜語

徐中書錄

乙

天地非翕寂何以醞釀萬物人心非寧靜何以
研窮庶事故學以靜為本靜則無限妙理皆見
矣靜非強制之不使動也此心之妙天機活潑
自寂自感人力何與焉吾惟順焉而不障耳障
天機者欲也傷洗欲根隨其天機而與之寂與
之感則寂固靜也感亦靜也求寂不寂矣制感
非真感矣面壁杜門絕念與竟障天機者也

氣節

氣節者得道之一節也以方中和則間矣頌世

習之淪于卑猶江湖之下也率天下而中和之
幾令天下靡靡哉故古之聖王崇氣節以振之
氣節盛則公議伸國是定非細物也崇而激之
執政哉喜柔惡剛喜諛惡拂則脂韋者前骨體
者遠倣倣成風天下波流矣至若攻訐示直抵
隄樹私非有感槩憤懣而亦自附史魚之節是
奸也何處焉曰處之以平而已揚之使為利而
抑之使為名不抑不揚渾然涵而炯然覺也彼
于名利無所居寧不潛消哉

詩史

詩之為教主于美刺所以導善而懲邪也風雅既棄春秋作焉因褒貶以存王道亦詩意也蓋詩者盛時之史而春秋者衰世之詩二物者聖王以之佐治扶衰者也漢唐以來采詩之官紀事之史既廢能詩之士役神紆靈藻續物色流連景光以自娛適懲勸之義茂如矣而為史者金匱無徵鳴張其臆左史倚相之業莫之續也故曰碑志盛斯史廢矣排律興斯詩亡矣噫大

奸橫而靡忌人欲流而靡極則二者之湮畧弗振哉

剛語

乾六爻不言吉至用九言所以用剛之法然後稱吉德已龍矣亢則有悔防于未亢之先而不有心首物則無悔矣此與老子知雄守雌後其身而身先同旨但聖人之無首不有私心而老氏之身先一意自私為不同耳易言正者必得吉亨而又言貞凶貞厲蓋正而過剛則凶厲不

免是大易所以戒也

應世

中庸論道至發育峻極其存心致知之功至精以密而究其竟不過善處上下治亂歸于明哲保身而已矣蓋道之通于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由于事物者合乎性命粗而簿領瑣而米塩安往非事安往非道也當簿領米塩紛錯雜揉之際而吾心未嘗不存知于此益致是所謂工也用工之熟至于明且哲則家國天下處之無不

當矣故不必平六符施九品而人物之性以盡位育之功以收此所謂聖人之學也逐世事而汨性命者申韓之學也遺世事而談性命者老莊之教也秦師申韓而四海鼎沸晉祖老莊而五胡雲擾異端之害治甚矣哉

言語

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夫苟中心誠信于人奚假言哉世有多詞諛人而反致憎者誠信弗孚也古者列國卿大夫相見稱詩以諭志志不

形之言而稱之詩懼傷煩也言煩有四失焉蕩
志損氣忤物洩謀先賢謂慎言語為養德之大
誠然也余嘗與一友並謁貴客貴客示以文友
人譽不止余嫌之面為赤繼而思之譽者固非
嫌者亦非也皆養有未至也養粹則言簡而氣
平惡有斯失哉

戒殺

變之重者莫過死生大塊芻狗萬物自生自死
莊生猶云不仁矧鑿刀所啓折體殘形其為慘

不甚與我以適口彼以傷身食者甚美傷者何
辜甚矣我人之為衆生於菟也或曰聖人不禁
與曰人欲之流如水聖人惡能過之能宣節之
而已矣山不糞蘄澤不伐天蠲魚麝卵咸有常
禁皆所以順生而寓夫惡殺之意也佛氏之淨
肉亦慮教不能行而始為是焉非其正法也余
自居燕後非祭祀賓客不宰牲覺有五益焉可
以養德可以養福可以養胃可以養財不止養
物而已諸生其共戒之

簡語

余在駕部謁太宰嚴公請所益公曰簡其要哉
退而思之知其詢有益也夫言簡則寡尤動簡
則寡過交游簡則靡損用物簡則靡淫檢身首
務也何以能哉無欲則自簡矣厭煩惡事而一
切曰我無為此老氏所謂簡哉

余雅不喜空談今奉

帝命儼然師諸生矣曷容無言相詔諸生以摘
藻課最拔置館中不患無辭條也患不培

義根雖枝葉蔚然奚裨實用若能洗心滌
志求以為文之榦則前諸說惡可廢也引
伸觸類庶其進乎若吾以空言詔爾以虛
文應土龍棘猴將誰欺哉

萬曆癸未六月四

日書于冰玉堂

日書于水注

此書亦未可

此書亦未可

此書亦未可

此書亦未可

此書亦未可

續語錄

文所馮時可撰

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
試毀與譽私也毀尤甚于已傷德于交傷誼招
譽以殃身妨賢以蠹國哲者不為也余性雅不
喜雌黃中更懲創遂金人其口絕不疵瑕雖素
隙者猶然掩護自意可免于世而每致猜疑嘗
靜思之此吾處友未能藹然人已兩忘忠厚誠
信之意未孚耳使吾忠厚誠信之念昭然如樹

表彼何疑哉至于獎飾推許使賢者益勵而不肖者自企所以長道業扶風教不可無也或標樹太過則反以起嫌而招謗漢末之三君八顧其鑑也人流遍宇內而品目者止于斯得無自局其夷塗而陰立夫異戶耶居同類于君子居一世于小人已非天下為公之意矧處跼蹐之朝焉得不觸凶豎而招禁錮哉吾黨慎之無以方寸之口馳駟馬而追楛矢也

霍生既中式至長安置驛四達造請無所漏或曰酬應不累與予曰我非鳥獸安能離人羣顧意念何如耳生以所處遐僻而求友以自廣其識也則為天理或籍以求達斯人歆矣夫人心瑩然不容一物所以塵沒而不能復其瑩然者世事汨之也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利非徒恣睢瀆貨之謂也求悅取妍惟恐人之我責皆利也一有是心于道遠矣古之友也必忘勢與利孟獻子忘其家獻子之友忘獻子之家所以稱善友以勢以利是市道也惡

乎友今之君子雖交滿春明謂之無友可也余
在郎署值當事者不能容賢每以談道論文為
黨心切憤懣夫黨者樹私以道與文相聚何私
焉故朋友之倫幾廢于羣貴而猶存于談道論
文者若之何一切厭薄也論語曰君子以文會
友以友輔仁斯友道準則哉

黃子品貴素多口有貴宦謫其瑕試畢日余責
之曰尔何謬戾若是衆生齊喑曰是生爽朗口
不擇言某宦者富于貲疑生揚焉故塗汚之耳

寧有哉予曰此生不學也士相與言仁義多寡
有無不計也故宅心清遠者目錢為阿堵矧他
人籬壁內物若之何以為口實艷之則鄙嫉之
則隘子于道心微哉生曰無也同類者見愠謬
言以欺貴宦耳予曰子旣不信于人而嘖有煩
言矣又復不信同類而疑其謬焉以疑招疑將
何以終汝務自修而已流丸止于甌臯子能自
修其有為生甌臯者哉

林子院賢讀書徹夜遂病一目余責之曰先儒

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急迫求之則反為私已
讀書者貴優而游之使自得之故以書養心不
以心役書子役于書者也其何能安夫日用間
何莫非道誦讀固學也應酬亦學也子常存此
心而不迫則工夫日進義理自熟矣何以亟為
鄭進士訪予澠溪語曰余幸列藉矣郎署多燕
將肆志鉛槧以務不朽予曰不朽有三子務其
上而已君子之行期以治世國奢則示之以儉
今世所不足者非文也何必以是為務文詞事

業道之餘也道至則二者不難舍道皆末也世
衰道喪從政者少實事而多條議操觚者鮮實
學而盛藻績由成弘而觀茲世也季世哉挽而
理之質可也以有限之畧而後神無用不無惜
哉

天之道至虛也虛則不滯故徧流萬物而不遺
有遺焉非仁也吾人得是虛者為心廣大無限
旁通不窮形不能拘質不能囿黃支之南大夏
之西東緹比女際空徹淵無不與吾渾成一體

是故遇親則親吾與親一體也有分于吾與親
不親矣遇民則仁吾與民一體也有分于吾與
民不仁矣遇物則愛吾與物一體也有分于吾
與物不愛矣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宇
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凡人所以貪利貪名營身
營家孜孜終日者不知吾心體之大也

吾人之學貴在反躬踐履不在言說反躬踐履
必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方是實踐實及所謂
不睹不聞非必虛寂窈冥即應事接物而吾心

之天理藹然不可睹聞者在也蓋此心之知原
無斷續不可以動靜分苟以動靜分則學有間
而踐履亦有未密矣先賢曰聖人之為善也如
水之必寒火之必熟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
殺竊脂之不穀自然而然而非但人不得知在已
亦不得而知也此之謂不睹不聞若安排彌縫
雖事事皆道亦安得謂之踐履故求人知者私
也求天知者亦私也求自知者所謂反也踐也
所謂本然之良知也

戴子應暘以館為囂請之山中習靜予語之曰
子亦知心體乎天地之化機晝夜不息人得為
心其真體本不息也或間焉蕩而無以操之也
然本體固在也子以外境為擾屏居岑寂得矣
然子歸而山居能視不逐景乎聽不逐聲乎思
不逐故習乎一逐焉心不存矣若是則內境亦
擾也山與館奚以異子試求之思與視聽不能
無者也任之則失寂然之體執之則拂自然之
妙惟勿忘勿助常若有事久之則無所存而不

亡無所理而不亂日用流行莫非真性耳目視
聽皆非在外動靜無間與天地之化相似矣若
徒絕迹茹薇凋顏傷趾枯槁寂漠以為好也何
知心體哉

生死者生人所必有聖人晝夜視之任其來任
其去而已矣大禹以死為歸張子以沒為寧未
嘗厭且畏也莊生畏而強齊佛氏厭而求脫幾
不達哉

三代而上問巷之詩皆有可觀蓋不以人鑿天

不以情淫性淳風和氣抒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胸中所具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源也后世飾章繪句狀寫雲煙而已故先賢目之以雕蟲小枝詩非小枝也動天地感鬼神輔相皇極經緯人倫故孔門之教以學詩為急彼以小枝目者蓋用之者小也

聖人之學動靜無間吾人之心為物汨久矣一旦攝焉欲與此理相脗合必有扞格而不合者故必先于靜養養之既久心體呈露于焉應酬

隨吾所念莫非道也不得于靜而求其善應猶無源之水雖盈澮易竭矣端坐也調息也瞑目也皆所以收攝此心而不使其妄動也此玄門之與吾儒同者但吾儒主于無欲而彼求長生則非所謂無欲矣

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聖人之德未始有過而聖人之心未始自謂無過也唐虞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即過也精一執中所以寡過也蘧伯玉之未能見其難也成湯之不吝致其

決也氣勝習奪虛靈既瘴孰自知其過即知之
牽于舊染孰能奮然自改故非真有寡之之心
則不見其未能非真見其未能何以能勇焉而
不吝見其未能者所以造于精也不吝者所以
造于一也

吾人自待不可不重自處不可不謙詩曰温温
恭人惟德之基仲尼贊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踰君子之終也地不謙何以載物天不謙何
以載地聖人不謙何以受天下之益禹不自滿

假文王小心翼翼顏子有若無實若虛謙也足
恭為謙諂也非謙也謙者下人足恭者媚人下
人者無意而為善媚人者有意而為利此君子
小人之分也

山水之好亦障靈臺哉未得則探既得則玩將
去則戀既去則懷有是癖者每埃塏圭組不知
決性命之精以攫于物一也余雅嗜竒詭圭組
不奪也初喜支策獨濟不喜挈儔既而謂沂水
之樂童冠偕焉於是結侶把臂入林情彌適也

已而收攝精神默焉內照則嶽峯窈窕霏靄變化以為色相不復觀矣雖然挾山水以為好者蕩也釋山水而不觀者滯也嶽峯窈窕霏靄變化莫非道體寓而不留樂而不戀孔子所稱知者仁者也故不必遊不必不遊即寄目于嶽峯窈窕霏靄變化而猶之寥寥之墟溟滓之表矣不然寧遂幻妄山河大地而枯株其心也許生世忠武弁也棄所事而學然聞其頗耽山水也故書以貽之

鄒南臯成都勻五年壬午秋

皇嗣誕生大

赦南臯請釋會郭侍御奏起用建言諸臣

上怒左遷郭侍御兩臺懼罪不敢還南臯余時署臬語中丞劉思臺曰

詔書所不赦在極

辟永戍鄒君不是例也

皇上罪郭侍御罪

薦用也非罪其請赦也羈之無乃失厚道何中

丞曰鄒君上疏時

詔旨有遇赦不赦語吾

不當是責凡三請中丞不允而鄒公太孺人病甚予計無出請撫臺曰鄒君念母不能畧刻留

也釋之違例留之害義彼從軍得使也無已令其以使歸乎歸而同事者赦鄒君可無來也果不赦鄒君復來無害也乃呈曰鄒某諫謫奪情有俾剛常 皇上怒其過激薄示裁成初非棄之四裔令禦魑魅也即今大赦普天同慶而鄒等尚在羅網有識傷心近見邸報 皇上罪郭侍御之請諸臣惶惑以本道度之或優禮輔臣無間存沒故不款以新恩妨舊誼也優輔臣者 皇上之仁容直臣者 皇上之義

二者並行而不悖况鄒某言事亦以成輔臣之德 皇上優輔臣則於直臣必不深罪也

廟堂至計非有司任獨某從戎六年橐裝已盡應暫假回籍候有特 旨或同事艾某等獲從 恩例方准釋放中丞得文始允余乃導

南臯出疆而直指傅公巡普安離省八程未請也南臯已去方呈直指文未達直指業已知矣移楮切責云鄒某軍犯即應赦亦宜候兩臺檄今未赦也吾又無檄若之何遽枉談衛不關白

罪也臬司其重懲該衛星言遣使追鄒某從戎
否則吾且叅奏予覽之不下而以揭白直指曰
鄒君直臣非他戍等本道未奉臺符何敢專顧
彼使也非釋也憲司使一人何必白臺罪在本
道衛無與焉不敢以下謹請罪予文朝投院而
暮得鄒君召用報矣直指更謝曰非公幾負公
議鄒公聞以僕為知己曰非公幾不見老母后
劉虹江問曰公處南臬事從容委曲獨于直指
左焉始不先白疑于徑繼而不下檄疑于抗

南臬起耳不然將無于戾何予曰南臬母病亟
直指遠駐文移必二旬反此非封疆事也於鄒
急於臺緩若之何先白后檄至時鄒公抵舍矣
可復還乎直指或不諒惟棄官耳然直指竟以
是重予其薦疏遂有言行擬之古人士子仰之
北斗語大抵天下事計利害則難處惟計可否
則無難處虹江稱善并書示諸生

萬曆癸未九月廿五日書于明志堂

弟子吳鋌吳鈞吳賓錄

之子既慈既悲既憂既

萬物皆未以之曰君子既

既無難哉既以謂之曰君子

君子謂人必入于中一曰君子既無難哉既以謂之曰君子

既無難哉既以謂之曰君子既無難哉既以謂之曰君子

既無難哉既以謂之曰君子既無難哉既以謂之曰君子

既無難哉既以謂之曰君子既無難哉既以謂之曰君子

既無難哉既以謂之曰君子既無難哉既以謂之曰君子

既無難哉既以謂之曰君子既無難哉既以謂之曰君子



